

閱讀形式在數位媒介上的運用： 以網路書店與電子書為例，建構以華人為對 象之中文閱讀平台的未來藍圖¹

李欣頻

政大新聞研究所

leesboxs@ms10.hinet.net

摘 要

現有的網路書店、電子書的困境是什麼？為什麼網路書店如此難經營？電子書始終無法形成風潮？問題在哪裡？能如何解決？想像力一定要走在科技、頻寬與經濟之前，提前佈局。我想在此以一個愛書人的角度去探索這些問題，期待有人能早日創建一個：包容各種閱讀形式、有創意、充滿驚奇的未來華人閱讀平台，希望循著有想像力的創意途徑，試著走出一條屬於東方華文閱讀的新絲路，為這些珍貴的書本資產，以有趣的科技願景，找到它們新的生命出口。本文研究內容分為六部份，自古到今到想像未來，延展出一條閱讀形式的思考新視野：1.東方閱讀形式的靈感 2.西方閱讀形式的靈感 3.目前已開發之有趣的網路閱讀形式 4.目前書 VS.電子書，書店 VS 網路書店的問題 5.閱讀形式的放肆想像 6.以華人為對象之中文閱讀平台的未來藍圖。

關鍵詞：網路、閱讀、書、書店、閱讀形式、電子書

[收稿]2003/07/30; [初審]2003/09/30; [接受刊登]2003/12/15

¹ 本論文計劃已獲國家文藝基金會文學類之調查研究補助 並於 2003 網路創世紀研討會上發表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閱讀，一直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養份，是動力、也是出口。大量而無止盡的閱讀，讓我深知一個愛書人的富足，是一輩子都用不盡的：一本赫塞的《車輪下》，帶我走出灰暗高壓的聯考青春期；一本村上春樹的《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幫我療初戀的傷；一本《徐志摩詩選》讓我開始寫詩；一本《波赫士詩文集》，教我寫出第一篇散文……到後來開始閱讀廣告、時尚雜誌、電影、日本情報誌、易經、老子、佛經、山海經等中國古籍……，如此大量的雜食性閱讀習慣，讓我對書本中的文圖關係，及電影螢幕裡的動態影像，有著極度的敏感與想像。

因為我對書中的圖文對話性十分重視，也開始大量觀察、分析美日書籍雜誌的圖文呈現方式；再加上 2000 年與宏碁數位藝術中心合作期間，我與宏碁的同事們大量閱讀歐美數位藝術的相關網站內容，甚至親自到德、奧、荷等地參訪當代藝術以及數位藝術館的作品（當時參訪的紀錄已集結成書《數位藝術》，田園城市出版），給我很多在“閱讀形式”這個議題上的刺激。

現在經濟不景氣，首當其衝的就是文化出版業，不僅各出版社出版新書量銳減，各書店的經營也是頻頻傳出財務危機。更令人擔心的是，市面上充斥著各種減肥、瘦身、美容的書，讓人不禁憂心台灣正面臨的是文化不景氣，嚴重性更甚於經濟不景氣。

現在網路科技如此發達，也已經成為新一代年輕人很重要的閱讀管道。但我們缺少將經典文化的智慧，利用這個新形式媒介好好呈現，也就是說，當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耽溺在網咖、電玩，已經不大去書店買書時，我們該如何將這些原本只放在書店及圖書館的精彩書本內容，生動地轉換在網路上、PDA、手機……之中，或是結合他們常用的 BBS、ICQ 等新溝通方式，把他們認為枯燥無趣的書本閱讀，轉換成有趣的線上互動遊戲，讓他們主動而樂於集體閱讀、甚至進一步提供他們閱讀後再創作的空間？

當然，因為《哈利波特》、《魔戒》的流行，讓英國圖書館協會和

英國閱讀運動組織，與電玩公司 Game Workshop 合作，在英國各地的公共圖書館推出以魔戒為主題的活動，他們希望藉著電玩，刺激青少年讀原著的興趣，但除了《魔戒》之外，其他的書是否可循相同管道，讓新一代有機會讀更多有意思的書？假使每本書都能設計一個有趣的電玩遊戲介面，比方《三國誌》的電玩遊戲，如果有技巧地放進《三國演義》全書內容，那年輕的玩家就可以直接在線上邊學邊玩，是否比誘導他們去書店買原著看更有可行性？

先不論近幾年台灣的不景氣讓多少的網站泡沫化。網路一開始在台灣發燒發熱的頭幾年，各網站在形式上、內容規劃上幾乎清一色地尾隨著西方的腳步，複製再翻製，沒有特殊而獨到的創意。當趨勢專家紛紛預言，最長五到十年內，網路上華文使用人口將超過英美系使用人口，再加上：「2001年12月，香港 Tom.com 宣布以新台幣十六億五千萬元購併台灣商周集團，以李嘉誠為首的香港資本，在極短的時間內控管了商周、尖端、城邦及 PC Home 等四個集團，奪走了四十種雜誌、上萬種書籍，攻陷了三成半雜誌圖書出版市場，其目的是為了進大陸-----他們努力築建的文化與媒體工程，基本上是以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出版市場網絡為鋼筋、以台灣累積了二、三十年的文化產業經驗為磚塊、以香港充裕龐大的運作資本為水泥，平台建成，眾星起舞，勢必深遠影響兩岸三地的出版景貌.....（馬家輝，2002）」，讓我們不得不去正視，兩岸三地華文出版業版塊的新位移趨勢。

正因為兩岸三地的華文版圖開始位移聚合，開始身為華人的我們，應該更有條件發展出原生於自己文化的閱讀形式，也更應該思索自有文化的內涵與資產，能不能提供網路新的閱讀創意與可能？當我為宏碁數位藝術中心規劃藝術網站時，思索著：為什麼我們的網頁總是點選、換頁這樣的途徑，為什麼不能像是清明上河圖般橫式卷軸的頁面，以潑墨的風格，將虛擬大山水的空間觀，放入一張無限延伸的平面中，讓我們有展開一幅卷軸的閱讀效果？為什麼我們得用點選翻頁的格式進入下一頁，為什麼不能像電影一樣，以鏡頭 zoom in / zoom out 的方式，近取更詳細的圖文資料（目前 Sony 已研發出了 Zooming User Interface 的閱讀介面），像是透過望遠鏡頭那樣地閱讀著網路的

大千世界？為什麼不能像日本電影〈一鏡到底〉的手法，只把鏡頭鎖定在一個房間不動，以人物進出來進行劇情？或是你對哪個剛走進你視線的動體有興趣，就尾隨它出去，進入另一個新空間？

中國道教及佛教的多神觀，讓廟宇有著多堂多進的特殊空間，與西方一神論、單一高大而深入的基督教堂很不一樣。多堂多進的形式，可以是東方人自有的、有趣的新閱讀形式：首頁就是一個類似廟宇的空間，從主殿進去後，你可以穿廊，決定兩側哪些廳堂你想進去，哪些你想過而不入……，我們可以自由地選擇要進入文本的哪一章節，就像我們選擇要進入哪些廳堂入口般地好玩-----當我們已經看膩目前呆板、制式、無新意的網頁規格與動線時，我們為什麼不試試卷軸式 掛簾式 春聯式 扇形式 空間多進式 一鏡到底人物進出式……等閱讀形式？太多東方的建築、美術、古籍、哲學、宗教，甚至服裝等，都是累積千年精彩的閱讀創意，當我們有了新的閱讀形式、閱讀動線的靈感，讓我們面對電腦文本不再枯燥無聊，因為路徑決定了我們看世界的方法。

但在討論這些之前，我們必須先檢討，現有的網路書店、電子書的困境是什麼？為什麼網路書店如此難經營？電子書始終無法形成風潮？問題在哪裡？能如何解決？我想在此以一個愛書人的角度去探索這些問題，試圖為這些珍貴的書本資產，以有趣的科技願景，為它們找到新的生命出口。

想像力一定要走在科技、頻寬與經濟之前，提前佈局。我相信古人的智慧現在一定還受用，只是看運用的人懂不懂得用，有沒有想像力，會不會用而已。我期待有人能早日創建一個：包容各種閱讀形式、有創意、充滿驚奇的未來華人閱讀平台，這是身為華人的我最大的夢想，不管大以網路書店的形式，或是小至現代人手中 PDA/電子書，我都希望循著有想像力的創意途徑，試著走出一條屬於東方華文閱讀的新絲路。

二、研究內容：

以下依個人的思考與研究邏輯，將研究內容分為六部份，自 A 到 F，自古到今到想像未來，延展出一條閱讀形式的新視野：

- A、東方閱讀形式的靈感
- B、西方閱讀形式的靈感
- C、目前已開發之有趣的網路閱讀形式
- D、目前書 VS. 電子書，書店 VS 網路書店的問題
- E、閱讀形式的放肆想像
- F、以華人為對象之中文閱讀平台的未來藍圖

A、東方閱讀形式的靈感：

簡書、帛書、連頁佛經、單頁藏經、山水畫卷軸、扇面、春聯……都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字載具。我覺得好奇的是，這些頗具東方文化色彩的形式，為什麼鮮少用在網路上？比方 e-mail，不管在 hinet、yahoo 都已是固定規格，我們收發私人信件，寫著思念或是情感，卻用著像寫公文般的網路信件格式。如果我們打開日本株氏會社平凡社所出版的《近代戀愛物語 50》一書，裡面都是作家、藝人、政界人士等之私人書信，我們可以從有歷史感的紙、與飛亂的字跡中看出寫信者的情緒，但我們現在已經無法從電子郵件中保留寫信者的獨特字跡，當我們的私人信件失去了人味，我們還能保留這個世代的文化情感嗎？

我到日本，最喜愛到他們的文具用品店，買各式各樣的信紙，因為不管是古典的、或是有設計感的信紙，在沒有任何文字寫在上面之前，紙張本身就有情緒了，如果我們可以選擇由各藝術家、畫家、設計師所設計的電子郵件的信紙，而這些信紙，可能就是：一卷斑駁的竹簡-----以寫分手信的淒涼；一卷櫻花鋪底的布匹-----以寫初戀的喜悅；佛經連頁的形式-----以寫綿綿不絕的思念；單頁式藏經-----可以寫短詩句，讀的人可以隨意抽讀；山水畫卷軸-----可以連續圖文併茂，不必擔心被固定的頁面打斷；扇面-----讓手寫手繪有著波紋般的質感，送信時是一把已折疊好、看不到內容的扇子，當收信者一拉開扇面內容就映入眼簾，而且還有正反面；春聯-----取代制式擺在信下方的簽名檔，在我們信的左、右聯有“注意事項”或是“重要文句”，

橫批則是信的主旨……從此我們私人書信往來就有了特別的驚喜。如果將來手寫系統辨識率更高，我們在這些特殊信紙上手寫、手繪後，再以最快速度-----電腦傳輸，瞬間傳到對方的手中，而這些也將是很有文化分析意義的書信文本，仍保有書寫者的個性、可以透過科技無限複製、廣泛流傳-----電子郵件有了古典的型式，我們在網路上收信多了美的形式的變化。如果我們將目前電子郵件無趣的規格習以為常，久了，我們真的會忘了早初書信的美學意義。

如果是建築，印度及泰國的神廟、日本的神社、中國的宮殿、台灣的廟宇……都是很有趣、很有獨特文化意義的空間，當我們把一本《六祖壇經》分篇章寫在各虛擬廟堂之間，我們進去先抽籤詩，然後做為我們的參訪路徑……。如果是衣服，各民族的傳統衣袍上有著書寫文字的空間，我們可以脫下正在遊湖的李白長袍，讀著他酒後寫在袍上的詩句……。東方文化中有太多元素可供我們做網路閱讀介面創意的參考，信手捻來都是有趣的材料，就看網路設計師是否用心去回顧前人的文化寶藏了。

B、西方閱讀形式的靈感：

教堂經常呈現十字形，亦即人體的外形：袖廊是手臂，半圓形室是頭部，祭壇則是心臟。教堂以空間表現時間，走上中廊與側廊就是前往我們的終點與目標……教堂的記憶不但屬於個人，也屬於集體，因為教堂是供一群在重要概念上志同道合的人做為聚會之用。他們聚集於此，藉由參與一項意義非常重大的表演，亦稱儀式，顯示他們團結一心……

-- 《牆外的聖女雅妮》，瑪格麗特·葳瑟

西方基督教世界，教堂是迎生送死、人際與神我之間的重要場域：一出生在教堂受洗，結婚在教堂見證，做錯事在教堂的告解室裡懺悔，死後則在教堂舉行告別式……前方有祭壇、地下有墓穴，還有神職人員的工作處、經文圖書館、歷史雕刻與壁畫-----教堂是一個有趣的空間，可以與人交際，亦可獨處與神禱告，但很可惜的，除了電玩、或是少數數位館之外，我們幾乎看不到以教堂空間為相關資訊界面的閱讀形式，如果我們可以線上選擇去梵蒂岡的大教堂，或是聖保羅大教

堂……，我們真的可以在網路上進入像電玩空間似地進入教堂內部，進入圖書館翻開聖經，或是我們在線上告解室裡與神父說心事、討論神學……，我們還可以沿途了解兩旁的雕刻與屋頂壁畫，都有線上詳細解說。“教堂”是空間，可以是很多本知識經典的空間，如果技術可能，當我們站在教堂正中間，我們的眼睛往哪邊看，那邊的訊息、圖文就特別清楚，另一邊則變成模糊。當我們在一個具體而微的教堂裡了解基督教的文化與歷史，看到教堂中隨機走過的教宗、樞機主教……，我們可以與他們打招呼、聊天，我們甚至可以在裡面目睹一樁謀殺案-----原來我們看到《玫瑰的名字》的劇情，我們可以循作者佈的線索找兇手。我們在虛擬教堂裡一樣可以與很多人一起做禮拜，一樣可以獨處，一樣可以閱讀，一樣可以瀏覽世界各大教堂的史料文物……，我們讀過的經文，就放在這教堂的私人藏書閣，我們可以在特定日子，比方結婚紀念日、生日、或是親人祭日，號召相關親友在虛擬教堂舉辦彌撒或特殊儀式，如果自己的愛犬過世，也可以葬在教堂的地下墓園，我們的祭文與愛犬的照片可以供人線上閱讀……雖然目前已經有了虛擬墓園，但我們如果能整合到教堂的平台上，不管是特意尋找資料或是定期、不定期逛教堂的人，都有了機遇與巧合的生命聯集，宛如我們真的到教堂，意外地遇到一個有趣的人，聽到有趣的事，讀到一段有趣的文字……，如此，網路不再只是資訊搜尋的管道，而是充滿各種生命碰撞的場域。

C、目前已開發之有趣的網路閱讀形式

(1) 走進圖畫中、電玩式的閱讀：

在奧地利電子藝術中心(ARS ELECTRONICA CENTER)中有幾件有趣的作品，由於當時去採訪時，現場設備還在測試中，所以我只體驗了幾分鐘。就我的印象中有兩件很有意思的作品，其中一個是：我必須戴上 3D 眼鏡，手上的遙控器可以控制前進、轉彎、或後退……，我前方、左方、右方形成一個三面包圍的巨大螢幕，我眼前是一些線條簡單、像是小孩手畫的白描圖，有太陽、山、房子、樹林，都是平面的，但有景深，我們仍然可以走進去，走到房子後方，進入樹林中……。我以前總認為虛擬實境一定得是擬真的畫面，利用攝錄

影的方式，把畫面具體而微地呈現在前方供人虛擬瀏覽，當我看見這個可以走進白描畫的虛擬實境時，那麼我們就可以自由地走進西西、溪淞的白描圖與詩文之間，巨大的螢幕讓我們有著不同於看小本書冊的閱讀體驗。另一件作品一樣是三平面圍起的空間，人在巨大的螢幕前，透過虛擬實境宛如真的進入洞穴之中，穿過可供選擇的眾多地道……如果這些地道洞穴就是敦煌壁畫，或是埃及金字塔裡的密道，我就可以真的走進每一窟穴、每一密道中看畫、看文史……，我不必親自到敦煌或埃及現場，也不必翻閱平面的圖冊，這樣的閱讀經驗豈不令人忘情？

(2) 一直在長大的蘋果樹：

我在德國新媒體藝術中心(Zentrum für Kunst und Medientechnologie, Karlsruhe)中看到兩件令愛書的我非常驚喜的作品，一個是：在一個書房之中，有一張桌子，上面有一個檯燈，桌面是個感光板，從天花板投射了一本書的畫面在桌上，我用桌上的光筆點著，頁面就可以隨之翻動，這當然不稀奇，好玩的是，我點到了一頁，上面有一顆蘋果圖形，還有 APPLE 的註解，當我把光筆一直點著那個蘋果的圖案，那蘋果就開始慢慢腐爛，然後變成一顆種子，落地，慢慢長成一顆蘋果樹，然後結成果實……，我們讀著自然科學的百科全書，我們可能可以看到蘋果、或是蘋果樹的圖片，但我們恐怕無法看到蘋果樹成長的樣貌，這種結合動態影像的電子書非常適合小孩的學習……如果我們還可以把古今中外提到蘋果的詩、小說、散文、電影、音樂、戲劇、舞蹈、雕刻……也聯結到這頁面上，那我們才真正做到“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況且這種關連性學習效果最好，一個蘋果畫面是龐雜知識誘惑的引子，帶我們從伊甸園走出，到蘋果電腦的歷史，還可以發現英國某鄉村一份失佚已久的蘋果派的食譜……隨著我們的好奇一路閱讀，跨時空國界，你想走到多遠就能走多遠，無遠弗屆，直到你累了為止。

另一個是這間德國新媒體藝術中心館長 Jeffrey Shaw 的代表作〈可閱讀的城市〉(Legible City)，一樣是巨大螢幕，居中有個固定住了的腳踏車健身器，我坐在上面，我唯有一直踩動，畫面才會繼續前進，

我手上的把手可以決定我要轉進畫面的右邊或左邊，畫面中是一個個巨形字塊，比方“NEW YORK”、“PRAGUE ”……，我們可以像騎腳踏車似地從 N 與 E 中間穿過去-----如果技術可行，我們真的可以走進一個以字構築的城市，我們在“字裡行間”穿梭，我們活在書裡的世界。因為腳下必須一直踩動，所以閱讀風景一直變化之外，我們還可以同時健身，這種結合健身房與書房的概念，難怪這件作品獲得奧地利 LINZ 的電子想像大獎，以及義大利費拉拉電子想像大獎。

(3) 虛擬台北市的全城閱讀：

幾年前我曾參與一項、關於虛擬台北城的網路建構計劃：這網站將台北的每一棟建築 360 度縮建進去，我們可以選擇步行、驅車、飛行、或是爬行進入這個城市-----我們可以走在寫滿散文的地磚上，天空飄著寫了銜著詩句的雲、銜著信件的鴿子、供你領養天線寶寶的送子鳥、一直在說故事的天使；我們可以進入任何一棟建築內部，比方書店、圖書館、美術館……，打開任何一本書（可線上買書），線上瀏覽每幅畫，街上的建築每天都有不同的彩繪或裝置，藝術家、作家輪日執政……，所有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想做而不敢做、沒錢做的事，比方以詩與畫佔領全台北的運動，我們真的可以大規模實現-----我們在虛擬的台北建築裡可以重新洗牌，貧窮的藝術家可以進駐信義計劃區的豪宅，小說家每天在總統府牆面連載小說，專欄作家可以佔領星空、淡水河、漁市場發表新鮮作品……所有的現實建築我們都有重新命名、賦予新意義的可能，如果能在這個虛擬的台北城中，有興趣的人可以在上面登錄，以擁有自己的新身份、新性別、新年齡、新工作、新家人、新愛人、新住處、新資產……，當我們在上面找到逃避現實的虛擬桃花源，我們有了新的、比現實更好的生活方式，從此，藝術、文學、夢想都有了無限大的空間-----只要有想像力，加上技術配合，我們隨時都可以架設美麗新世界。

D、目前書 VS.電子書，書店 VS 網路書店的探討：

電子書永遠無法取代傳統的紙本書，因為電子書沒有觸覺、沒有味覺；就像網路書店無法取代實體書店，因為可以隨手翻書的自由，在網路書店不可能做到，頂多就是看書摘，無法全書閱讀。雖然少了

紙與書的質感，但電子書、網路書店卻有很多傳統書店、傳統書本沒有的延展性、視覺動態性、互動性、立即性……等功能，科技可以帶我們走到新奇的閱讀介面，那裡好玩多了，就像遊樂場的聲光刺激，讓我們暫時忘了四合院的古樸，要懷舊，那就進入虛擬時空機裡吧。

(1) 書的心理類別與儲存空間：傳統書、書店 VS 電子書、網路書店

在書店的櫥窗，你一眼就認出一個封面，上面有你正在尋找的書名。你依照目光所見，擠進書店，走過厚厚一堆「你未讀過的書」，從桌子和書架上，對你蹙額皺眉，恫嚇。但你知道，絕不可以為之肅然起敬，儘管書堆當中還有許多「你不需要讀的書」、「為閱讀以外目的製作的書」、「你打開之前已讀過的書」……這些書綿延數英畝。你就這樣，穿過那些城垛的外圍，然後遭遇一隊步兵攻擊，那就是「如果你的命不只一條，必定會讀的書（可惜你的日子屈指可數）」你採取快速運動，繞道通行，進入另一些方陣，其中有「你有意閱讀但卻得先行涉獵其他不克閱讀的書」、「目前太昂貴，必須等平裝本問世才讀的書」、「你可以向人家借閱的書」、「你搜尋多年而未獲得的書」、「你目前在進行的工作有關的書」、「你想擁有以供需要方便取用的書」、「你可以擱置一旁，今夏或許會讀一讀的書」、「突然莫名其妙地引起你好奇的書」、「好久以前讀過現在該重讀的書」、「你一直假裝讀過而現在該坐下來實際閱讀的書」……

-- 《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伊塔羅·卡爾維諾

這是一段當時每天埋在書堆的我，為之震憾的形容。原來我們進入一家書店，就是進入一處微縮的人類文明史，古今中外共處，經典與俗文學並陳，每本書都是誘惑，卻有著遭絕大多數人視而不見的命運：茫茫書海中找一本好書真是大海撈針，我一直好奇的是，書的編目、分類與陳列方式，究竟決定多少人的閱讀習慣？

2001年誠品書店12週年慶，也同時是誠品全球網路開張的第一年，他們的開幕廣告標題：「知識放不進一張地圖，所以我們給你一

個網址-----www.eslitebooks.com」。書店因為空間有限，為了商業考量只能大面積地陳列暢銷書、輕薄短小的俗文學、圖漫書、流行情報.....，真正嚴肅而文明的經典多半被書店束之高閣，或是淪為倉庫的庫存書。爾雅出版社的負責人隱地，曾在自己出版的日記《二〇〇二/隱地》裡寫道：「回頭書，也就是被書店退回來庫存書，已經屯積四萬三千本。從 1988 年起，退書逐年增加，改頭換面加印封面也沒用，利用書訊以對折以下的優惠傾銷也沒用。好些書賣了一整年，銷售量是個位數字.....手邊的稿子一本又一本寄來，衡量出版社的能力，只好退稿」。在 2001 年 12 月 31 日的中國時報亦轉述、日本出版研究專家小林一博的新書《出版大崩壞?!》的看法：「日本出版業崩盤的主要理由有三，一是連鎖書店大量出現後，造成書店面積擴大，結果向上游延伸出新書泡沫，也就是新書出版量太大了。二是出版品的整體消費能力不但沒有同步提高，反而因為媒介快速出現，掠走了部份的閱讀需求。三，發行業者與書店和出版者特殊的結帳方式掩蓋了危機，使問題一旦爆發便不可收拾。其他還有一些諸如中古書店的出現等也加速了出版的崩壞.....」。

反觀台灣，日本的人口是台灣的六倍，台灣每年出版新書三萬種，日本是六萬五千種；此外，扣除教科書及參考書的購買，台灣人平均每人每年花在買書的錢是台幣 1500 元，日本人平均每人每年花在買書的錢則合約台幣為 6000 元，台灣出版業者的活力遠遠超過市場的胃納量，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隱憂（彭蕙仙，2001）。不景氣更是雪上加霜，讓台灣的文明在急速退化而不是累進。

現任賽門舒斯特 (Simon & Schuster) 出版集團總編輯兼企業部副總裁的麥可·科達在《Another Life: A Memoir of Other People》指出：「在紐約和波士頓，出版業仍視「娛樂界」為頭號敵人，因為閱讀的準顧客都被拐去看不用大腦，沒有文化的電視和電影了」（Michael Korda, 2002: 127）。在 2001 年 5 月 16 日的中國時報第 10 版亦引述華盛頓郵報 5 月 14 日的報導：「1999 年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讀書胃口較大--指一星期看一本書以上的美國人只佔全美人口的 7%，而一年內看不到十本書的人卻高達 59%，調查並指出，

過去 20 年來，完全不看書的人呈現一年比一年多的趨勢；郵報還指出，美國不只社會人士普遍不喜讀書，連中學生、大學生，甚至老師本身都如此，據估計，不經常讀書的老師大約佔五成，跟其他社會階層差不多。拿現年 25 歲的一所大學研究所學生史普瑞哲為例，他的"閱讀"習慣是看電視新聞，隨手翻翻必讀課文，從書封面找報告題目，只有在非不得已要看點書時，才取出有聲書來"看看".....他發現年齡越長讀書時間就越少，意願也越低，事實上，如果不是因為在就學，他根本連書都不看。.....賓州西契斯特大學傳播學教授湯普森指出，文明根植於文學當中，不讀書者將與文化遺產脫鉤。.....「政治不正確」節目主持人比爾·馬赫曾誇口，已經好幾年沒看書了。「綠洲」合唱團的諾爾·加拉格據說是"一生從未看過書"」(黃建育編譯，2001)。

《閱讀地圖》以清楚剖析西方文明史的方式，整理出：知識從最早的謄寫、刻寫板、古騰堡印刷術、到口袋書的發明.....，長達數千年各式各樣專家的努力，將知識從貴族手中大量的普及化過程。網路讓知識無價、快速搜尋化、無限收藏的特性，照理說，現在的科技應該讓此刻昇華成文風鼎盛、人類文明的最盛世，可是仔細追蹤國內這幾家網路書店，一個個都面臨汲汲可危的生存危機，宏碁數位藝術中心、誠品全球網路也在 2002 年相繼縮編成一個部門，除了國內經濟不景氣的不可控制經濟變因外，其主因就是國內的閱讀人口實在少的可憐（相較於日本閱讀人口的比例）。藍鯨出版社一位編輯曾開玩笑地說，現在一本書平均都賣不到兩千本，而兩千正好是國內從事書店、研究、或出版情報相關事業的總人口，也就是說，書的銷售已淪為：這出版社出書給那出版社的人看的慘狀-----現在台灣人如此漠視知識的態度，宛如是又一次秦始皇焚書後的文化荒原。

Alberto Manguel 指出：「書籍必須大量蒐集，因為圖書館的神聖目的就是要容納人類的全體知識.....而亞力山大所建立的亞力山卓圖書館，目標就是要成為世界的記憶庫.....我們現在可以靠電腦化的能力，輕鬆尋遊比亞力山卓圖書館更巨大的圖書館，隨時獵取一則遙遠的訊息.....像美國的古騰堡計劃：Project Gutenberg，打算把莎士比亞全集到中央情報局世界大事情報等都存檔到磁碟片中」(Alberto

Manguel, 1999: 96)。資深出版人郝明義在《網路與書》試刊號指出：「書籍，是一種傳統型態的網路；網路，是一種新型態的書」。我期待時空無盡的網路媒體，能繼承西元前三世紀的埃及亞力山卓圖書館在港口攔截、並一一騰收往來船隻上的所有卷軸、收藏了十萬卷全世界所有書的野心，讓所有苦心產出的書各得其所，永不下架。

當知識得以在網路中大規模地收列，接下來要關心的議題就是，如何讓這個“有史以來平均學歷最高、思考時間與閱讀數量卻最少”年代的每一個人，重新燃起新款式的閱讀興趣，甚至是習慣，正如 Alberto Manguel 所說：「一個社會可以沒有書寫，但不能沒有閱讀。」（Alberto Manguel, 1999: 8）。我瀏覽過國內幾家網路書店，包括博客來、新絲路、誠品全球網路……，都是以編者的角度在陳列書籍知識，除非是原來就有深厚閱讀習慣者才能順利地進入吸收，否則那樣的介面，形同是建立另一種更難進入的文化階級，這真枉費“1935年英國出版商 Allen Lane，推翻大開本沉重的書籍形式，革命性地出版價低質佳的平裝經典書，想誘惑所有具閱讀能力者，不管高等知識份子或程度低的人閱讀興趣（Alberto Manguel, 1999: 222）”之知識普及化的最初本意。

麥可·科達指出：「青少年文化馬上就要接管世界了……沒有人想像得到，這股新興的年輕文化即將在各層面影響未來生活。我們仍然生活在中產階級偉大的夢想裡，不知腳下的世界已經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Michael Korda, 2002: 162）。我們已經不能期待，這群對書本陌生的年輕世代，能透過網路書店的搜尋引擎，順利找到他們需要的書，至於未來應該可以有怎樣的知識搜尋引擎，在以下：（2）知識的分類與閱讀途徑的探討的部份，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2）知識的分類與閱讀途徑的探討：

「如果把格列佛遊記放在小說類，它就是一本幽默的冒險小說；如果放在社會科學類，就變成了一部對十八世紀英國的挖苦研究；如果放在兒童文學類，則是一部關於侏儒與巨人與會說話的馬的有趣寓言；如果放在異想類，它就變成了科幻小說的先驅；如果放在旅行類，便是一部想像的遊記；如果放在經典類，這本書則是

西方文學經典之一。」(Alberto Manguel , 1999 : 308)

現有實體或虛擬書店制式的分類，老是讓我找不到我想要的書。書本知識如果利用「人對自己好奇、對困境尋答案、對未來尋預言」的本性，重新思考使用者的介面；如果我可以透過電子書/或改版後的 PDA 的形式，在每個我有感覺的字句旁，以電子筆畫線或是寫上我的眉批，這些線索將會幫我自動而快速地搜尋茫茫書海辭句中，我最可能有感覺的主題/書，我就不必再受限「書名」、「作者」、「出版社」、「分類：商業、文學、非文學.....」這些粗淺的知識分類法-----我以實際的閱讀行為，搭設一個個想像中的書架，建立屬於自己的知識分類體系，這將是我專創的心靈藏書閣，這也就是阿根廷作家 Ezequiel Martinez Estrada 所指：這是一種最精緻的通姦方式(Alberto Manguel , 1999 : 26) 而這些眉批或評論，如果經過讀者同意可以公開地交流，則將為這文本形成另一種有趣的再討論、再創作、再延伸的空間，書才能是不斷生長、自由取閱的知識活體，而不是一堆關在書名、類別、出版社分類下的死文字。

「顯然需要有一套方法來幫助民眾利用書上的財富，讓他們可以很容易找到想讀的書。」(Alberto Manguel , 1999 : 296)。如果從使用者角度再開發另一種新的閱讀介面：我曾經思考過，誠品書店以「閱讀門診」代替灑狗血式的書折扣促銷手法，我們需要的是累積知識而不是累積書本。就算是有販賣書的銷售壓力，也要有交賣知識的氣度。

「早在君士坦丁大帝之時，隨意翻取魏吉爾詩集中任一段落文字來預言某人的未來，稱為魏吉爾占卜。」(Alberto Manguel , 1999 : 325)。「閱讀門診」就是利用「人對自己好奇、對困境尋答案、對未來尋預言」的天性，請各知識領域的翹楚者扮演知識仲介、人生問題諮詢的角色：一個為愛想自殺的女孩，或許交給她一本《愛情的正常性混亂》，比給她吃一個月的抗憂鬱藥有用；一個因親人驟逝的絕望婦人，帶著她靜讀一本《西藏生死書》，可能比輔導安慰三天三夜有效.....。「我的閱讀生活，給我相同的逆流而行經驗，我先閱讀了一些東西，然而才在生活中經驗到它們。」(Alberto Manguel , 1999 :

10)。所有現在發生的疑惑，幾百、幾千年前一定曾經有人經歷過、思索過、甚至給過建議與解答，但太多人都入寶山而無知地空手回，老是遇書不淑。蘇格拉底就說過：只有讀者熟悉的東西才能對他們激發衝擊，知識無法從死文字中取得。(Alberto Manguel, 1999: 135)。如果可以在網路/書店上成立「閱讀門診」，包括愛情門診、想像力門診、希望門診、快樂門診、健康門診.....這些知識的引領者所開的書單/閱讀捷徑，可能比藥單有用，他們將是這些有疑惑者的人生導師，也是他們未來脫困的指引者，以心靈所需建立個人的閱讀途徑，總比看著一堆以作者、以話題、以出版社、以類型分類索引的閱讀介面有用吧。

正如 <The Playful World> 所述：全球資訊網是全人類知識與經驗的總目錄，以科技進行全球性的文化統一.....人工智慧、機器人、虛擬實境和網際網路.....藉由改變我們取得知識的方式，改變我們的知識。

Mark Pesce 說：「進入 21 世紀，資訊的價值應該和取得的方便性成正比」；Nelson 在自傳 <World Enough> 更殘酷的預言：「我們將不再閱讀任何印刷物，資料可以從電腦螢幕迅速取得」(Mark Pesce, 2000)。我喜歡電影 <AI 人工智慧> 裡，有一個很像先知給神諭、聲光效果俱佳的類求籤、擬神化的搜尋引擎，它是我心目中最棒最強的知識介面：你給點銅幣，它就用知識回答你三個人生問題-----本來就應該如此吧，知識不就是幫人解決問題，讓人過的更好的工具而已嗎？麻省理工教授 Sherry Turkle 說：「下一代用科技來探索自我的各種次元」(Sherry Turkle, 1995)。試問，你進入龐雜的圖書館、書店或是網路書店，除非你一本本打開，否則你怎麼清楚哪本書的哪一段話正可以解決你現在的婚姻問題、親子問題、失業問題、憂鬱問題.....？我想，短到不知所云的書評、書介都沒法幫茫然的讀者多少忙吧，就像我們很難從影評、影介中看出某部電影到底好不好看、對我有沒有啟示。如果真有那麼一個有問必詳答的萬事通介面，我相信那些常自尋煩惱、疑惑最多的人會更有知識，而不是高學歷的人最有知識。

好的知識搜尋引擎是資訊爆炸症後徬徨下的指引，腦與全球網頁連接，網路就是人的新思考器官。

「這個時代，知識是最貴的，知識比什麼都貴！」電影〈AI 人工智慧〉已經這麼說。

E、閱讀形式的放肆想像

(1) 建立閱讀環境的藍圖：

閱讀人口的稀薄現象，我想試著從閱讀者介面重新審視：是否還有新的閱讀形式，能為這個冷漠的閱讀生態，殺出一條有趣的生路。

Alberto Manguel 曾對各種可能的閱讀形式有以下的描述：「天文學家閱讀一張不復存在的星象圖、日本建築師閱讀準備蓋房子的土地、動物學家閱讀動物的足跡、玩牌者閱讀夥伴的手勢、舞者閱讀編舞者的記號、彈奏管風琴的樂手閱讀樂譜、父母閱讀孩子的表情、情人閱讀愛人的身體.....」。(Alberto Manguel, 1999: 6)

自古至今，閱讀形式不斷在改變：從以前的報紙到現在的電子報；從以前的文學書，到現在的圖文書、電子書；從以前的野台戲到電視到電影到錄影帶到現在的光碟、電玩.....科技改變閱讀形式，閱讀形式決定人們吸收資訊的方式及質量。

「一旦我學會了閱讀字母，我什麼都讀：書本，還有便條、廣告、電車車票背面的文字、信件、舊報紙、塗鴉、碎紙片、別人手上的雜誌。」(Alberto Manguel, 1999: 8)。如果我們不將「閱讀」侷限於平面上、文本上，其閱讀形式將可擴大成全空間/整個城市/甚至是整個虛擬城市中的閱讀，任何時空的閱讀，無時無刻，讀者吸取資訊的動線及方式將更自由。此外，閱讀的內容也不再只是圖文而已，包括聲音、動靜影像、氣味，甚至氣候、溫度、觸覺、味覺都有可能在電腦或數位媒介上閱讀得到。閱讀的氛圍絕對會影響你所記憶知識的方式，正因為如此，閱讀形式必須要有更活潑的創意-----如果我們以電玩空間為一個讀者必須自主而冒險闖關的閱讀空間，例如我們要進入三國時代的空間，我們從電腦進入那時空的氛圍，看見了一個仿三國

時代的城國在眼前，像是虛擬遊覽，我們可以尋著路線，在這個城國之中，邊閱讀相關歷史地理風俗人情，知道越多進階越快，還有音樂與人物穿插其中，像是一部你可以控制閱讀速度、動線、可以多人上線互動的電影，所有的費用像電玩一樣以時間計，然後再按比例給提供資訊的單位。同時這個閱讀空間還可以賣廣告，比方城國圍牆外就有三國演義這本書的戶外廣告、或是可口可樂的電視廣告、或是幾輛由 BMW 所付廣告贊助費的戰車穿梭在其中……，這都將不同於傳統賣書賺版稅的收入來源，可能廣告效果更佳、網站及相關單位的收益更高。

(2) 在藝術與商業之間，我們需要一個新角色：網路內容情境設計師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B.C.) 認為：每個思想過程都需要畫面……「對於會思想的靈魂而言，影像取代了直接的知覺；當靈魂確認或否定這些影像是好或不好，就會予以規避或追隨。所以，靈魂的思維絕不可能沒有一幅心靈圖像。」(Alberto Manguel, 2002: 9)

電玩之所以有趣，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擬真的環境，我們在裡面有了新身份，我們可以自由移動，可以有自己的資產，隨時都有新的朋友……，那裡就是一個新環境，平行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卻可以選擇隨時上線離線，就像雪莉特克所說，現實生活也是我們的視窗之一，只是是一個比較差的視窗而已。

青少年之所以耽溺於電玩的原因，如果我們仔細體會，這也難怪他們願意不吃不喝，荒廢學業與正常生活，寧願在網路上活著，因為現實生活中都是學業壓力、父母壓力。

回過頭來想，書本之於我，不也像電玩一樣，我心情不好，現實生活中遇到挫折，手上一本書就可以帶我逃回中世紀、或是快轉到未來紀元，拎著我飛到法國海邊，或是帶我上外太空……，只是因為我已經習慣了純文字的媒介，我可以透過無色無味的文字，開啟七彩豐沛的想像世界，但老實說，有多少人寧可去看〈魔戒〉的電影，而不

願意一字一句地讀《魔戒》？

作家產出文字，若無法令習慣聲光娛樂的新世代青睞，總有一天這些我們視為經典的書都因閱讀人口銳減而消失，這個世代就充斥著淺薄的文化。雖然我知道每個世代有自己的文化形式，或許淺薄輕快正是他們以想像力飛越未來的動力，但以我自己身處在這兩世代的交界，以自己在圖文書出版的多年經驗，深知沒有根的飛行其實非常危險，沒有厚實的文化知識為底的跳躍，終將成為泡沫一場，就像唐諾在《查令十字路 84 號》的序文所提到，我們要找兩、三個月前的書，比找兩三千年前的古物一樣困難。

我們不可能要求每位作者必須迎合市場，寫出大眾都能接受的暢銷書，因為回顧過去，許多影響歷史文化深遠的書，絕大多數都不是暢銷書，除了作者自費出版、或是將文章投稿到報章雜誌、上網之外，現在嚴肅文學生存的空間已越來越稀薄。

所以，必須要有人來做銜接的工作，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建立一條好的知識與文化的食物鏈，比方，仍必須有作家不棄不捨地寫出反應、反省、影響時代的作品，然後有所謂的文化商人，比方劇作家、電影電視劇導演、從中改編其作品為普羅大眾可以接受的形式，大眾仍有機會去親近新的文化產物，而這些所得利潤必須要有相當大的合理比例，支付給這些原創作家版權金，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地繼續產出，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一群有品味，有眼光、有使命的「文化中介份子」，他們熟悉大眾的脾胃，又有很好的轉換技巧，他們兼具文化眼界與市場概念，讓此文化食物鏈的上游供應無虞，同時也能給下游的文化消費者持續提昇的文化養份，而不能老是仰仗現在的作家去符合大眾市場的口味，這樣只會讓文化向下沉淪。

如果這條文化食物鏈順利建立，就必須要有相當大比例的「文化中介份子」，支撐稀有上游與龐大下游的金字塔結構，做成一個很好的循環，而不是像現在，市面上充斥著偶像書、美容書，嚴肅的重量級作品已經開始面臨自求生路，或是難產夭折。這樣的「文化中介份子」將是非常重要的、支持這個時代前進的力量，他們必須是伯樂，是經紀人，也是厲害的商人。

文化當然可以轉換成為流行商品，文化也可以轉換成娛樂形式，如此，原著方可保留原貌，方可有資金支持其繼續創作。舉個電影導演的例子，李安向來拍藝術片，他改編經典原著《傲慢與偏見》，但他也拍好萊塢片，以賺錢再拍藝術片，他就是一個很好的「文化中介份子」，因為他知道如何向片商要鉅資，但他也懂得尋求好作品為劇本，以及在商業與嚴肅作品中尋得一個好的平衡，不至於匱乏。

網路時代的來臨，「文化中介份子」如何把這個時代的文化金字塔建起來？我個人建議，網路即是一個很好的平台，但我們需要的是極有想像力的「網路內容情境設計師」，去做這樣的轉換工程。例如，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有趣的、充足的環境，新世代的網路原住民，他們可以有一個共同的網路入口，那就像是一張地圖，他們在上面都有地址、身份、公民權，他們可以分區居住，然後這就是一個真正“充滿文化的地方”，你可以在這個虛擬的世界中，選擇“像人一般地行走”、“像螞蟻般地爬行”、或是“像鷹一般地飛行”，但無論你選擇哪一種方式，你所經過的地面、牆面、都市風景、或是天空，都充滿了繪畫、文學詩句，你的人際關係也在天上：天空飄滿了輕氣球、飛鳥、雲朵……它們都載有信件，或是最新的書摘，而這些書摘是經過 Data Base 的整理，統計過你所買過、喜歡的書，而去做的推論，當然你可以不必去買書，你可以在線上“看”書，也就是你可以點到那本書的網站-----但一本書不再是一本書，它就是一個小遊樂場，比方我在門口輸入我的代號，我看到這本書的遊樂項目，我就可以自選路徑-----以《查令十字路 84 號》為例，書中的往返書信，你可以選擇角色，比方你想當愛書的女主角海蓮 漢芙的室友，妳可以與她同住進她的公寓之中，你可以以一年的時間，陸續收到馬克與柯恩書店寄來信，你也可以偷窺海蓮 漢芙放在桌上剛寫好但還沒寄出的信，甚至你也可以補充、修改，或是乾脆自己寫信給這家書店，也請他們幫你找些你想要的書，當然你可以不只和“馬克與柯恩書店”通信，你可以在這個房間，與誠品書店、金石堂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寫信，只要該書店的客服部願意像馬克與柯恩書店那樣配合的話，他們就不會再抱怨沒人到書店買書了。

然後，海蓮 漢芙的室友們可以彼此通聯，他/她們可以私下討論海蓮 漢芙，或是英國的馬克與柯恩書店，我們也可以真的和在英國的馬克與柯恩書店店員通 ICQ，或是在線上就和博客來書店的店員詢問關於某本新書的狀況，如此，這本《查令十字路 84 號》不再只是一本已經完成的書，它變成了一個正在進行式的世界，你生活在其中、參與在其中、有什麼比這個更吸引人在上面瀏連忘返的呢？我們還需要擔心沒人知道、沒人看過《查令十字路 84 號》這本有趣的書嗎？因為這樣的環境建立，所有的書店不都也在虛擬世界中找到新的賣書管道嗎？甚至主辦英國知性之旅的旅行社也可以在上面招生意，當然，這家旅行社必須付點廣告費，這費用當然就可以依比例分給作家、工程師、此網站設計師、經營者……，這就是一個可被執行的例子，規模可由小變大，全看執行的漂不漂亮、有不有趣。

再舉一本詩集為例《獄中詩抄----索因卡詩選》，如果它是一個航海地圖，那你選搭上一艘船，你還可以選同船遊伴，你可以在港口填寫心情風向，比方你打算順著“恐懼”的風，跟著海浪上下，延著海岸線閱讀詩所呈現的山丘、港灣、樑柱……：

「曾經有那麼一艘船（國）遇難了，那裡的
太陽終於將世界萎縮成
實際應有的尺度用螞蟻丈量----
我躺在浪濤撲打的大地，莽撞地
闖進心臟和心靈之間的數哩地，異國情調的船
駛進拇指的港灣。我的雙足
高低如嶽丘。畏懼的我
唯恐站立，會挑動他們的
天空樑柱...」

這些詩可以像一部短片的旁白，一句句地跟著我們船上的窗景而變化，讀一首詩，配上自選音樂，那將會不同於讀一本文字的書。當然同一本《獄中詩抄----索因卡詩選》，可以有不同的閱讀介面，海岸線是一種，天空亦是一種，森林亦是一種，比方一小段寫在樹林意境的詩：

「大地的蜜奶，唯一肋骨的醇酒。
且將你的舌頭捲在蜜中直到雙頰成為
蜂蜜群聚的蜂巢----你的世界需要糖，孩子。」

這首寫在森林中的詩，只要任何路過，或是一個正在電玩中扮演刺客的人闖入森林 或是網路禪修者.....他們都有可能看到這棵樹上的這段文字，也就是說，這段詩不是只放在索因卡的網站而已，所有只要有人進入網路的“森林”中，就有機會看到這段詩，就像先前舉例的，只要你在網路上的海岸，不管你正在虛擬沙灘上與人搭訕，或是你正在沿海岸線規劃旅行，剛寫在海岸上的詩就有可能會出現在一艘船的船板上，詩不被困在一本少人問津的詩集中，所有的詩都各別佔領了這個虛擬的世界，只要網路設計師將其安排在恰當的氣氛地點，一段詩將成為萬人注目的焦點，比方，每隔一小時，海上就有一艘船開始施放煙火，變成固定的報時儀式，煙火上就是該時段選詩，就像台北東區 SOGO 百貨的報時鐘，成為定期的文化驚喜。

當然你還可以隨時轉向，當你在此岸看到對岸漂浮的一段：

「生於冷養於冷壯於冷而冷於冷的-----
山有多高，月就有多小
雲有多重，愁就有多深
而夕陽，夕陽只有一寸！」
--周夢蝶《十三朵白菊花》

如果你喜歡，你就可以見風轉舵，到另一個海岸線”閱讀”，當然，你的原來同伴可以選擇是否改搭另一艘船，你亦可遇到正在同一閱讀航線上的同好者，與他/她一起上船，一起去遊歷下一段詩的海岸線。

所以，網路內容情境設計師最重要的是要設計文化情境，把它們巧妙地放在公共空間之中，讓網路公民有機會親近詩、文學、藝術.....，這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比較難執行的，就算可以執行，恐怕費用也不便宜。

如果可以開放讀者自建閱讀介面，那麼一本詩集我們將在網路上有很多不同的閱讀風景。

(3) 科技進化閱讀的方法：每個人都有一本自己專讀的版本，收在

網路藏書室中

「打從一開始，讀者就要求書籍的格式能夠適應他們的用途。早期美索不達米亞的刻字板通常是方形的，但有時候是長方形的泥版，接近三吋寬，可以舒服地握在手中。一本書由數片此種刻字板組成，存放在皮革袋子或盒子裡，好讓閱讀者可以依預先決定的順序一片片拿出來看。」(Alberto Manguel , 1999 : 197)

Alder 在〈如何閱讀〉一文中就提到：「當你讀一本好書，你知道必須讀幾行便要停下來思索一番，以理解個中的道理。但我要勸你作一件同樣重要的事：讀書時，也要在行與行之間寫點什麼……買一本書只是佔有這本書的一個前奏曲，但你真正的擁有它乃是當你已使它成了你自己一部份的時候，而達此目的最好方法便是在那書上寫上註腳。為什麼讀書時，在書本上作註腳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呢？第一，它可以使你清醒，第二，閱讀，假如它屬於“活的”，便是思想的，就易於用文字或言語來表達，第三，用自己的手，作心得的這種實際動作，必可將書本上的思想，帶入你心靈的深處，而且會更妥切地珍藏在你的記憶之中……書本上的空白處及書頁的上面、下面、邊上、書本後面，甚至於行與行之間空隙的地方都可供註腳……你可以在下週或翌年展卷重讀，而那裡記滿了你以前對這本書的同意、不同意、懷疑與疑點之間。你在忽略之處又能重加注意，那真好像是恢復了一次中斷的談話」(Montimer J.Alder , 1976 : 67--68)。

我自己在閱讀時，一向都有劃線與作註腳的習慣，我思索著，這樣的一個傳統的閱讀習慣，怎麼在電子書中實踐，甚至於是發揚光大？如果電子書能提供隨行輸入自己心得或註腳的空間，那麼電子書比傳統紙本更好的是，電子書的軟體可以將這些個人的眉批註腳存檔、分類，將來只需在搜尋系統裡輸入關鍵字，比方：痛苦、愛情之類的字眼，電子書就可以幫讀者將當初那整段的原文、個人眉批註腳、及相關書評專家所下的眉批註腳都一併找出來，因為人的記憶力有限，要一個讀萬卷書的人，記起某個概念是出自哪位作者、哪本書、哪段文字的確很困難，但電子書可以有這個協助記憶與搜尋的功能，而且下眉批與註腳的空間也不會像傳統書本那樣有限制、或是擔心時

間久了字跡受潮發霉模糊。每要讀一本書之前，電腦會呈現當時這位作者的創作動機、緣起，以及影響他創作這本書的參考書單，供讀者進一步地延伸性閱讀。等到所讀的書累積到一定的數量，電腦還會做個人的閱讀統計清單，比方呈現你過去一年所讀的書的類別比例，是否有偏食現象？並就你已經讀過的書中再給予進一步的建議閱讀書單，而且每隔一陣子電腦還會提醒你舊書重讀，因為再讀一次將還會有新發現……。

如果是一個正在上線的電子書，或是直接在電腦網頁上閱讀，我們還可以有這樣的功能：假如你正在讀《與生命共舞---西蒙波娃的情愛世界》第三章第三篇「任何崇拜均可為一種欺騙」，那麼線上剛好在讀這本書、甚至是正在讀同一章節的讀者（可自行決定是否被看見）也同時被顯示在網頁上，讀者們可以在線上直接討論此書，這就是科技所能提供的即時讀書會，這樣會讓一本書有了很多人閱讀的新生命力，一本書在一個讀者的面前就有了「多腦價值」，這就是傳統書本所不能給予的好處。

在我們閱讀不解、遇到生字時，我們就會去查字典。但如果是線上閱讀，有疑惑的地方，只要一點「help」鍵，網路可以立即連結到相關補充資訊，或是作者、專家的補充說明，甚至還有相關影片可看……這種以一本書連結更多書與資訊的互文閱讀方式，所得的收穫更甚於傳統書本。

當然，如果你認為自己已經很有想像力，不需要花俏的閱讀介面，你可以選擇不同質地的紙紋，把這些詩照你的意思重編，有一個自己眉批版本的《獄中詩抄---索因卡詩選》，然後收放在你的網路藏書室，你可以開放給親朋好友借閱，如果你恰好是知名的專業人士，比方你已是個詩人，那麼可以預期的是，很多喜歡寫詩的新手，將會對一個知名詩人如何讀這本詩集有興趣，就像我們在台大的圖書館中，可以找到很多本老書，後面的借書卡上紀錄著當年某位知名作家或學者的借閱資料，倘若我們還可以在書上面不小心看到之前讀者所夾的紙條眉批，那將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分享，但圖書館的書畢竟有跼限，這樣的精神可以在網路上普行分享，不是讓一本詩集有了更多

的參與創作者嗎？

所以我們需要一群電玩設計師，與一群愛書人一起來做這項：形同是再創作、堪稱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就像長江三峽的大壩工程一般，它供給了絕大多數人新電力，而如此大量的消費收益就足足應付上游辛苦的藝術原創者，其收益還可以支養許多另類藝術家，包括小劇場、詩人、小說家……。

(4) 以個人心情狀態為網路資訊指引的介面

當我們進入網站，我們除了輸入代號之外，我們還可以輸入現在的心情指數，比方「憂鬱 77%+孤獨 45%+11%厭世+35%煩躁+52%壓力」，然後電腦會幫你歸類為第 856 號狀態，依據心理治療師所設計的程式，幫你選出此時適合聽的音樂、適合閱讀的詩文、適合觀賞的戲劇、電影、攝影圖片、適合此時與你聊天的朋友……，而這些亦可整合為你此時此刻的個人心情平台，比方：你的電腦正播放適合你此時心情的音樂，你正在一邊看舒解你抑鬱的畫面、文字，一邊與一個此時心情正是「興奮 85%+70%樂觀」的人線上聊天，你亦可在每個電腦為你選的物件或人上面評分，電腦才知道下次如何更精準地選出適合你心情的資訊。如此以個人心情為準的平台，比原來你必須主動地、大海撈針地選看自己需要的資訊更有效益，當電腦更聰明、更貼心，我們才可能願意在上面生活-----誰說文學已死？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只要繼續創作，就不可能絕滅，只是這個時代急需文學與藝術的經紀人，那就是聰明的網路內容情境設計師。

(5) 收費方式：

而這些費用就是算進你的月交寬頻費用中，這些錢就自動分計你所進過的網站中，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類似迪士尼樂園的平台，你只需付入場費，然後接下來你怎麼玩，選擇哪裡去玩，都是你個人的自由。

網路世界之大，可能以上我所想的 idea 已經有人正在世界一角默默地做了這樣的實驗也說不定，但目前可見，台灣沒有一個這樣的網路環境，所以仍冒然地將自己的構思提出來，或許未來可能會有

多人反駁我，質疑其可行性，但我仍希望這只是拋磚引玉的一份想像性藍圖，只要它是藍圖，就永遠有被修正的空間，它離被落實還有許多經濟性、技術性的問題待解決。

F、以華人為對象之中文閱讀平台的未來藍圖：

香港、中國大陸、台灣的出版市場已在做小規模的交流，比方台灣暢銷作者痞子蔡的書在兩岸三地，甚至東南亞的華人區都一樣受歡迎，台灣的電視劇也有紅遍各地華人區的例子……可見即使不同地區的華人是可以有相同的閱讀興趣，只是有些作品礙於行銷費用與管道的問題，所以無法普遍被其他區的華人所知道。

目前繁體/簡體字轉換已經不成問題，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如何創建一個有趣的華人閱讀平台。首先就是要想有哪些是“華人的文化元素”，比方武俠（金庸、古龍……）比方華人耳熟能詳的歷史故事（如花木蘭、梁祝、秦始皇、雍正皇帝等這些電影或電視劇中常用的素材）比方科幻（倪匡）……，這些都是有共鳴的元素。簡單地說，假設我們要在線上架設一個華人國，你如果要登入，你得先輸入你的ID、實際年齡、心理年齡與個性類別（必須先在線上做過測試）目前的心情與需求，然後就會跑出適合你現在的介面，而這介面不同於現在網站上的平面型式，而是一個立體空間，一個涵蓋華人記憶中的歷史或想像場景、建築、自然景觀，就像我們可以自由地穿縮時空，進出輪迴——假如你現在正憤怒，你可以選擇回到過去戰場上打仗發洩，或是到山上禪修……，你可以在戰場中學會生死解脫，可以在禪修中心學到心靈放鬆……，人在最需要的情形下學習是最有效力、最有動力的，我們將各種華人經典知識，或是翻譯自其他國家的作品，都可以有趣地置入在每個你遊歷的路線上，不著痕跡。

三、總結：

「書籍的形式，是受書籍制度制約的，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書籍藝術從很多方面來說畢竟不是純藝術，毋庸置疑，書籍本身不僅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且它不可避免的要和社會

物質生產水準、工藝技術水準相聯繫。所以也可以經由它反映出這一時期的物質生產水準、技術水準和工藝水準.....在不同的時期，書籍的載體是不相同的。從古代的遺物和不斷發掘的文物來看，早期的文字載體最先是甲骨，繼而有陶器、青銅器和石器；書籍的載體最早為竹木和檣縑帛，後來才有紙張。」（吳漢英，1992：5、17）

當我們身處一個面對螢幕、手握滑鼠或光筆的時代，閱讀形式在未來還有很多可再發揮的層次與空間，包括多入口、多聯結、多出口的開放式閱讀文本，能再給讀者怎樣新的閱讀體驗？能給讀者更多獨有的閱讀形式與自由嗎？這都是未來科技奔馳之際，我們必須將眼光提到更前方去思考的議題。

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永遠是人類文明進步最重大的跳躍點。當年馬可波羅來中國，找到很多東方的文明寶藏，帶回西方融合並發揚光大，產出西方文明的新生命；鄭和下西洋也為中國的近代文明史帶來很大的衝擊。我希望未來的研究中，更大量收集、探索各種閱讀的形式，不管是過去的、未來的、東方的、西方的，放在網路、電子書或是 PDA 這些源自西方的、數位媒體的架構中思考，有機會找到蘊含東方文化精萃、靈魂、思維創意的新閱讀形式，東學西用，將來就是看誰在可控制經費之內，最先創出一個有趣的介面而已。期待未來在 21 世紀最新、最多變的時空中，讓我們透過有系統的科技創意，把更多精彩的書與作家，從新的閱讀形式起，建立一個新的閱讀世界、一部屬於華人的新閱讀里程碑。

參考書目：

- Alder, Montimer J. (1976), 《如何閱讀》，林衡哲、廖運範譯，台北：志文出版社
- Hanff, Helene (2002), 《查令十字路 84 號》(84, CHARING CROSS ROAD), 陳建銘譯，台北：時報出版
- Korda, Michael (2002), 《因緣際會》(Another Life: A Memoir of Other People), 陳皓譯，台北：商智文化。

- Manguel, Alberto (1999), 《閱讀地圖》(A HISTORY OF READING), 吳昌杰譯,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 Pesce, Mark (2000), 《遊習世紀》(The Playful World), 蔡文英譯, 台北: 大塊文化出版。
- Petroski, Henry (2000), 《書架》(THE BOOK ON THE BOOKSHELF), 薛珣譯, 台北: 藍鯨出版
- SAUNDERS, REBECCA (1999), 《亞馬遜網路書店的十大秘訣》, 劉復苓譯, 台北: 聯經出版
- Soyinka, Wole (2003), 《獄中詩抄---索因卡詩選》, 黃燦然、王浩威譯, 台北: 唐山出版
- Turkle, Sherry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譚天、吳佳真譯, 台北: 遠流出版
- Visser, Margaret (2003), 《牆外的聖女雅妮》(The Geometry of Love), 郭乃嘉譯, 台北: 究竟出版社
- Wertheim, Margaret (1999), 《空間地圖》(THE PEARLY GATES OF CYBERSPACE), 薛珣譯,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 王立文 (2001), 從網路概念看精神宇宙的結構。《佛學與科學》第二卷第一期。
-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 (1993), 《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 吳潛誠譯, 台北: 時報出版。
- 吳漢英(1992), 《卷軸心事---中國書籍裝巾貞藝術》。台北: 書泉出版社
- 叔本華等 (1976), 《讀書的藝術》, 林衡哲、廖運範譯, 台北: 志文出版社。
- 周夢蝶(2002), 《十三朵白菊花》。台北: 洪範出版
- 馬家輝(2002), 中文媒體平台的政治經濟學, 2002年1月2日《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 彭蕙仙(2001), 出版業內憂外患, 未見政府關懷。2001年12月31日《中國時報》第13版。
- 黃建育編譯(2001), 價值丕變: 美國人與閱讀漸行漸遠, 2001年5月16日《中國時報》第10版。
- 隱地(2002), 《二〇〇二/隱地》。台北: 爾雅出版社。

The Application of Reading Format in the Digital Media-- The blueprint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reading platform from the examples of web book stores and electronic books

Hsin-Ping Le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Why is it so difficult to manage a web bookstore? Has it not yet developed a popular trend for reading electronic books? Where are the obstacles? How can we solve them?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such issu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a book-fan and reader and try to find out a new technical solution, which is both imaginative and creativ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oriental reading styles and western reading format respectively, to find out the new digital reading format and the possibilities to build new reading interfaces. Finally,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a new reading blueprint for Chinese format.

**Keywords: web, reading, book, bookstore, reading format,
electronic book**